

世界文學名著

俊 顏

羅 靄 伊 著
楊 潤 餘 等 譯

VISAGE ÉMERVEILLÉ

By

COMTESSE DE NOAILLES

Translated by

Y. YANG AND SOYÉ

世界文學名著

俊

顏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

所編譯

設之酒

小學亦

五載之

各界慰

懇摯銜

困不敢

較切各

亦將次

不能盡

鑒原謹

布下忱
商務印書館謹啓

垂督

勞

書 號

書 名

購置年月

備

登記

Noailles

以餘

南路
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國難後第一版
四月印行

(六五九)

文俊 顏一冊

Ensemble

肆角伍分

匯費

(本書校對者殷彥常)

四四三一上王



羅 靄 伊 夫 人

血逸樂與死 (Le sang, la volupté et la mort)

——羅露伊夫人的介紹即以作俊顏的序

在二十年前法蘭西的文苑中有以血逸樂與死命名的一部小說雜文集震驚了一時的人心。我們只看鮮紅的引誘的可怕而又可愛得像三五歲小孩子初試元宵中的爆竹樣的名字，已經能使我們感官與心魂迸躍。承着自然派刻露的描寫，專抓人痛癢處的風習，與象徵派神祕難捉摸的體製之後的法國青年們的心，如果我們比之爲一個瘡痍雜發，宅心不定的病人，那裏不須要喘口氣兒的時^會？不須要一個生活享受的祈求——至少是這種呼聲然而實際代這種精神的不^是這部書的作者，是與這個作者晚年很有關係的一個人，就是女詩人伯爵夫人羅露伊 (Comtesse de Noailles)。一點不含糊，我們先正眼看看這位女詩人的小照。凌亂的鬚髮，血潤的唇輔，炫人而發光的雙眸與瘦弱得像風信子樣的頸項，批評家馬松 (G. Maasson) 1

俊
顏

見了就同我一樣的記起血，逸樂與死的名字，而奉作女詩人的小照的題讚。羅漢伊夫人會歌吟過。

Ma vie est faite avec la matière du monde

(我的生命，世間的物質做成的)

的，作品是一個作者生命的縮寫，那能不一一符合她倩影？我們能說不是麼？她的官骸就是『世間的物質』

她的作品截至我執筆的時候止，計有詩集七部，小說三部，而小說也就是她的詩。這部俊顏便絕好作為驗證。我們知道，呼號，祈祝與憤興是散文的境界中不常有的，雖然盧梭曾經附體到 *Nouvelle Héloïse* 身上留下至今傳誦的散文，可是許多批評家就說已經詩化，至於像在雲母石盆中受創的金赤的鱗尾跳躍，像夏間松林中炸裂松子的香聲的文筆終歸要讓盧梭的女兒，——馬松又曾上過一次尊號，稱她做 *filie de Rousseau*。

她的散文既然仍舊是詩，我們且大膽地窺一窺她詩的果苑。我們先讓她說出她精神的所在：

Deux êtres lutent dans mon coeur,

C'est la baobante avec la nonne.

(兩個人在我心中搏鬥，)

(一個是酒神，一個是比丘。)

自從尼采的『地的意義』掀動青年人的心血以來，在法國便有佛爾 (T. Fort) 叫出『我全身可以沁入春日的和風』西德 (A. Gide) 告誡他的弟子說『納大來，你不要將上帝同你的幸福看成兩個，』隨在都可以看見 Zarathoustra 的徒衆，絕去一切的桎梏，不沉吟於既往，不緬想於明朝，而把持，執着，享有這『活躍而美妙的今日』 (Vivace et bel aujourd'hui)，於是集中於我們的女詩人之身便成爲『不可數的心』，『炫射』，『日影』諸集 (Coeur innombrable, Eblouissement, Ombre des jours)，於是『夏日』的歌謠，『熱』與『灼』的讚美，復於古昔

生活，野獸生活的祈望，一一奔赴於體製新妍，音程很長（Musique de Grandes intervalles）歌吟之下。總之是生命，火烈烈的生命，是快樂，『半希臘』半林獸的快樂。躺在她心頭的比丘，雖然也有時翻起身來向手舞足蹈的酒神，持住她的念珠，打開她的經卷，作點誠虔的禱祝，然而終敵不住酒神的威風。所以羅露伊夫人心中的比丘或竟是如火，如溶岩樣的葡萄牙女教士，思凡一劇中的尼姑，至多也不過是這部俊顏中的女主人公罷。自然，酒神與比丘爭持的劍影、足聲，在她的文字中也看見不少，可是得留心莫將她們看成文學中常見的名詞『靈與肉』，因為她的靈還是脫不掉『我的生命是世間上的物質造成的物質』的物質。你看，俊顏中七月十日的記載不就是

『良心就是在一種事裏人們剛作後還要去作的一種愁思』

便是祈祝的聲音也深攪着許亞勒（*Suarès*）所說的 *Dans le foud, il n'y a que des passions*（實際上只有情熱）

究竟，活躍而被淚珠疲茶了的我覺得了，

我已經生活在幽深的苦痛的處所。

在沉思之夕，在白色的繁星之下，

我卸脫精神畔岸的枷鎖，

暮暮朝朝，我用我的雙腕，

揮成活躍而溫和的失望之動作，

使得在所有的影像上升的仙鄉中，

我的願望成爲無盡無邊的經過。

(Et pourtant je le sens, vive et lasse de pleurer,

J'ai vécu si profonde et si haute en douleur.

J'ai, dans les soirs pensifs, sous les blanches étoiles,

Des bords de mon esprit écarté tant de voiles

J'ai fait de mes deux bras, dans l'aube et dans le soir,

D'un geste d'un si vif et si doux désespoir

Que dans l'éther divin ou monte image

Mes désirs se feront un éternel passage.)

她的願望不是別的，仍舊是半希臘，半林獸的生活。

上面所說的情熱，不待說，與愛是有母女關係的；可是有情熱的愛，決不是細流，出水，能緩緩過輕經，歸宿到牠的止境，我們得坐上一隻結實的船，上溯到長江的三峽去，看看濤聲的叫吼，水勢的激盪迴環。所以牠的特性不是專致（se dévouer）而是侵陵（dévorer），不是靜享而創傷，在煩急不可待的蘄求中望牠的急來，而一觸着便須貼上一副止血養肌的膏藥。所以羅鵲伊夫人縋着眉頭卻又似張開笑靨地對我們說：

愛情并不足歡欣，又不溫柔，

(L'amour n'est joyeux ni tendre)

然而這樣還得不休止的蘄求去，像梁山泊的好漢樣，在這裏闖了幾百個回合，傷了或者殘了，在

那裏，那裏，又那裏，還動不動就要鬧幾百個回合。所以她又告訴人說：

每天你感得忘卻了

無用的努力而重新休息

可是你不會得着對於苦楚的樂趣，

翻騰不已的妖魔與你的命運已經連繫。

(Chaque j'ur se retrouve ayant tout oublié

De l'inutile effort et reprenant haieine

Pourtant tu n'as pas ces plaisirs de ta peine

Un detournant démon à ton sort est lié.)

這翻騰不已的妖魔就是羅露伊夫人所歌吟的愛——和血，帶逸樂甚至於連着死的愛。

因為羅露伊夫人的愛是情熱的，所以屬於官能的方面也是她詩筆的題材，而『逸樂』這個名詞也是她習用得很多的字。然而同樣的有祈求與不滿足，這其間自然橫着一個重要的原因，

羅儒伊夫人認為男女稟賦上的差異（從官能一直到心意上的）而是無法醫治的。所以她詢問，追求，想像，歸結仍只好宣說她人生的見解：始終是生命的掀騰（*Turbulence de la vie*）。

我們東方人是愛和平的，安靜的，連在詩裏都捧着溫柔敦厚的牌位當 *Muse* 的七絃琴。在漱玉斷腸兩集之後，幸虧有些燃脂餘韻派的些女詩人偏安一隅，保存正統。羅儒伊夫人所了解的愛，誠如邦達（*J. Berard*）所說，可以代表『法國現代社會』，然而她以之自驕的東方人的血胤（雖然是近東，可是終究是東方）恐怕終要由我們東方人敬謹聲明，東方的愛決沒有這種影子，我們還沒有到『現代』這個形容詞所代表的意義呢。

其次，『地的意義』開開了另一道詩庫的鎖鑰：感覺，一切官能的感覺。羅儒伊夫人不特歌吟情熱的愛，還想披羽戴甲，生皮，噬烟，化身成為一切，分在各處，拓散為嗅味，伸張為草木，像水樣的流注，像聲音樣的顫動，像光彩樣的炫射，探身到每一個原子的裏面，一直到物質的核心，似乎是李白的，『浩然與冥滓同科』，而是近代攫取，執着的精神。所以就是她歌誦自然，也是經過她

感覺的庖廚烹調過的。

從前晨光的炙熱的氣氛，

使我從跳躍的愛情中疲敵，

可是我真的留住了在我驚疑的齒頰間，

那白晝蔚藍的滋味。

(Jadis le brailant élier des matinées

Me faisait détaillée d'un boudissant amour,

J'ai vraiment retenu dans ma bouche étourdie

Le saveur bienature du jour.)

然而還不只此。她看視，呼吸，聽取這宇宙的生命，全身毛孔吸收牠，整個在牠身上打轉，擁抱住牠，甚至還要用她『留住白晝蔚藍的滋味』的齒頰去大嚼牠，你看：

空氣如熱的氈絨呈獻於我的夢境，

後 頰

以一具我精神跳躍其中的衾墊，

初長的草原之生綠，

在炫射的眼光中，簡直是一頓引人的嘉宴。

(Le chaud velour de l'air offre à ma rêverie

Un divan duveteux où mon esprit s'ébat

La verte erudite de la jeune prairie

Est pour l'oeil éboui un exaltant repas.)

在羅露伊夫人筆下的風物不是靜止的，畫意的，不是我們東方人所想像的行雲，流水，斷橋，斜日；是可嗅，可聽，可觸撫一直到可快她的朵頤的。所以『蘆花』有『乳酪味』而『風暴』變成了『溶溶的，如糖似蜜的落口酥。』其他如聽嗅諸覺也是可供張耀翔先生一類的人的分析，很可以列一張長表的。因為她的感覺這樣的強，所以新的詞句增加她表現上的一種嫵媚。我們知道中國舊詩詞中，有人為一個形容詞，一個動詞沉吟許久，如『僧敲月下門』『梁空落燕泥』之

類，然而不是作者的『體』物而非作者自己本有的銳感以『施』之於物；如果允許我造一個名詞，我就說羅露伊夫人的自然，是『主觀的肉化』了，正如她的愛情是掀騰（*turbulence*）樣。

羅露伊夫人這樣的歌唱生命與富於感覺力，死的一字那能出於她凝望，結想的界域？今年出版的一部詩集痛苦的榮幸（*Honneur de souffrir*），變了她往日活躍而熾熱的作風，她『蔑視血，榮譽，愛與勝利』（*J'ai mépris le sang, l'honneur, l'amour et la gloire*）她覺得『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再動我，我也覺得是死了』（*Rien ne me touche Plus, je me sens morte aussi*），非復當年的豪氣，可是還可尋得出一星舊火：

在狹窄，淒清而黝黑的地下，

我與你還有一場情話。

（*Dans le sol noir, étroit et froid*

J'ai un rendez-vous avec toi.）

後 顧

至於從前的作品中，死嗎，她真看不起呢。她宣示過
呵，我生來并不是爲死的。

(Hélas, je ne suis pas faite pour être morte.)

即令死也要完成她無邊的願望：

要我高興，人們得灼炙，搏鬥，咬噬，

歡笑，希冀，跳躍，嗥啕，循環不止，

如果不能依我的命令，供億些豪氣，

爲那戰爭，爲那愛情，你就可以去死。

(Pour me complaire on doit brûler, combattre, mordre,

Rire, espérer, bondir, saugloter tout à tour,

Et mourir, si tu ne peux pas fournir, selon mes ordres,

Les grands élans qu'il faut pour la guerre et l'amour.)

她又明明告訴人說『她死後的遺灰比她的身軀還要熱，』以為有一天，她最後的凝望還會再投向熱烘烘的大地上去，將來的讀者會顫動驚詫，沁入她的精魂，忘卻他們自己實際上的愛偶。所以她雖涉想到死，仍舊是愛的另一面，仍舊的情熱的跳躍。

由以上的零拾，可以約略看見羅鶯伊夫人藝術思想的大概，似乎不必對這部俊顏上多所說話，除死的見解俊顏中不曾發露得什麼，其餘不外愛與掀騰的寫照，而恰好她詩中的比丘，在這裏是一個輾轉不寧的信女。在這裏沒有多少小說的情節與結構，然而卻是小說必具的精魂。他不特抉發『現代法國社會』的內心而且也可以讓我們領會出各種各式袈裟下所隱藏不住的情熱。我們中國婦女們的舊袈裟、新袈裟更不在少數，在文字上能不抹上一層脂粉，直顯露出真的人性來的，似乎還不多見，這樣，這部書之譯成中文或者竟非毫無意義罷。

我知道在我的住處不很遠的瘋人院中有一位先生，他的一切並沒有什麼異於別的瘋人，可是你切莫同他談羅鶯伊夫人，如然，你就會以為是身在大學文科聽近代文學教授講羅鶯伊